

丁戌稿

羅貞松先生文稿之一

丁亥中秋日於長壽

丁
戊
稿

丁戊稿敘目

予志學之年遭家多難履境危苦非人所堪三十餬口四方勉謀事畜未逮知命遽值海桑甲子孟冬復撝奇變拔心不死學殖日荒往歲徇兒輩之意寫近年文字爲松翁近稿及丙寅稿丁戊兩年所作又得六十一首兒輩懼其散佚復請編爲丁戊稿付諸手民列目如左松翁記

宋史曹輔傳注

古文尙書眞本殘卷序

王忠愍公遺書序

爾雅郝注刊誤序

鄴下冢墓遺文二編序

松翁近稿序

丙寅稿序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跋

廬山記跋

遺山新樂府跋

虞山人詩跋

歷代山陵考跋

畏壘筆記跋

乙丑集跋

廣雅疏證補正跋

續百家姓印譜考略跋

增訂碑別字跋

昭陵碑錄校記跋

宋槧蓮華經跋

克鼎跋

史頌敦跋

羣氏詹作善會跋

中鑑蓋跋

魚七跋

距末跋

漢敬武主家銅鈔跋

金馬書刀跋

安昌車飾跋

新莽爵符跋

魏江陽王墓誌跋

南平王元暉墓誌跋

僞周順陵殘碑跋

唐衢州刺史蕭繕墓誌跋

婁君夫人墓誌跋

揚州長史盧承業墓誌跋

并州長史盧玠墓誌跋

吉州長史劉齊賢墓誌跋

李方乂墓誌跋

同州司兵杜行方墓誌跋

盧萬春墓誌跋

臨晉縣令李鼎墓誌跋

永城縣令李崗墓誌跋

河南司錄李璆墓誌跋

行都水監丞李琮墓誌跋

趙郡李氏殤女墓石記跋

盧君夫人李氏墓誌跋

慈恩法師基公塔銘跋

李公夫人姚氏墓誌跋

王君夫人李氏墓誌跋

封邱縣令白知新墓誌跋

完城縣尉李廸墓誌跋

高君夫人杜氏墓誌跋

楊君夫人源氏墓誌跋

陳諸墓誌跋

安東都護高震墓誌跋

李夫人宇文氏墓誌跋

宋魏咸信神道碑跋

曹輔墓誌跋

海甯王忠愍公傳

王忠愍公別傳

祭王忠愍公文

序目

丁戊稿

上虞 羅振玉

宋史曹輔傳注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

楊時撰曹輔墓誌作南劍州沙縣人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稱沙縣曹輔誌又稱曾祖逞贈正奉大夫祖寶臣宣德郎致仕贈正奉大夫考孚贈宣奉大夫

第進士

墓誌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縣尉以宣奉公臥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宣奉公憂服除調壽昌安豐縣主簿

政和二年以通仕郎中問學兼茂科

墓誌改通仕郎試中詞學兼茂科傳誤詞作問元槩本同

歷秘書省正字

墓誌特轉文林郎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改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南外
宗室財用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議郎又云初在安肅兼樵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
其畧曰以彼錙銖之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則戰勝是借寇兵而資
盜糧也上悟而罷

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
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
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
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塵陌之
中郊垌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爲帝
某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
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
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

仁祖視民如子憫然唯恐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革冗員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天不逞包藏禍心發蠱蠱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跡下同臣庶堂陛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臣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

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輔將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迺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極聲若紡輪心知其不祥弗恤也處郴六年黼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意

墓誌編管郴州坐廢六年量移袁州

靖康元年召爲監察御史守殿中侍御史

墓誌靖康初召還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日所慮正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金虜無足慮上曰朕所慮爲無將也公曰昔漢高祖得蕭何爲丞相何進韓信爲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他日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之衆會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不能如何所爲盍亦各輸所長兼採衆論夙夜勤畏協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此而不懲後將何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因而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以臣言爲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不敢復居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又乞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爲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縱而廟算決矣又言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袞冕儀物之類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挽出境以爲屈己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爲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寬憂於一時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者爲患爲辱古未有也何以言

之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俛首而聽之乎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強弱不敵禍且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以爲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畧也 繫年要錄建炎元年刑部尙書高平王雲秘書省著作佐郎曲周李若水再見二帥而歸言金人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都十一月己巳集百官議於延和殿右諫議大夫鄧城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左司諫江甯秦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乙亥兩軍分道渡河是日復用王雲計亟遣王使河北止師奉袞冕玉輅以行尊金主爲皇伯上尊號十八字注上尊號表國史無之臣家藏雜書一編乃圍城中人手記排日文字其間謂淵聖爲少帝邦昌爲新主蓋未返正以前所記也紙背皆宇文虛中帥青社時監司郡守所通書尺而所記事亦全與丁特起泣血錄中語同不知果何人書耳此表雜記中有之今錄於後大宋攝太尉光祿大夫少宰差中書門下侍郎臣唐恪等謹再拜稽首上言臣聞德之隆者禮必尊心之誠者文必至矧光奉三靈之眷支通千載

之權旣和好之克成何欽崇之可後伏惟大金皇帝陛下聰明生稟神武誕昭承天命以勃興協人謀而克濟若乃側躬而戒內恕及人能崇天也克承前烈仍善後圖能繼序也念保疆之重推愛物之誠能昭德也開朔漠之區疏燕雲之境能定功也輕地重民體仁可見睦鄰修好惇信無疑制禮不曰修文弭兵得非成武哀茲衆美總以鴻稱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上尊號曰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體仁惇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伏惟大金皇帝陛下應受彝章永綏福履表雍和於南北揚威烈於遐邇長保兩昭之盟允爲萬世之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靖康別錄云先是都堂集議加金主徽號十八字太常博士華初平力爭以爲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藻爲太常少卿草定冊文去冬遣馮澥等爲奉冊寶使及河敵騎大入乃還至是遂親上之別錄繫此事於今年正月車駕再出城時今附見此但以崇天繼序四字爲繼天集統與雜書差不同當考又曰辛巳磁人以王雲爲不誠將奉王入金壬午執而殺之宋史王雲傳雲至眞定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玉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悉從之且命王及馮澥所往來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却雲亦還澥奏言雲詐妄誤國雲言事勢中變金人必欲得

三鎮不然則進兵取不汴都中外震該詔集百官議雲固言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慮爲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臣敢以百口保之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學士爲之副頃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賊也王出廟行或發雲笥得烏絕短巾蓋雲夙有風眩疾寢則以護首者民益信其爲姦譟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十朝綱要十月辛亥王雲至眞定遣人報金人已不復議割三鎮止索玉輅冠冕及上尊號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十一月戊辰王雲至自虜中言虜議中變欲得三鎮否則進兵取汴乙亥詔王雲副康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並奉冠冕車輅仍尊其主爲叔上尊號十八字壬午康王至磁州磁人殺王雲止王勿行癸未王復還相州

北盟會編靖康元年十一月五日王雲歸具言幹離不索冕輅徽號等朝廷從之詔太常禮官集

議金酋徽號

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墓誌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并改爲和議左右二輔臣議不協遽圖引去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敵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決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訥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寇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未幾遷給事中言臣章疊上至數百紙其間施行十未二三陛下雖虛心聽納而大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知去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爲上言擢曹輔實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厭聽納乎上曰曹輔遇事輒發歛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除御史中丞

不旬日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免簽書

墓誌是時何桌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桌輕儇不可任及金人渡

河公即奏曰去歲賊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灌之最爲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筈連珠寨以接外援俟賊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爲然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爲根本不可出公曰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之不出兵先決水浸西北東南無兵爲金人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而金人犯城已三日矣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都水監決水浸牟駝岡又引石茂良避戎夜話去年春金人犯闕下寨皆在西北地名牟駝岡敵旣去議者引汴水灌岡爲水所壞者凡十有八村翼敵人不敢下寨也識者鄙之曰借使汴水可淹奚不俟敵兵之來然後引水灌岡則敵可淹沒今乃先放水灌岡是使敵人預備也已而敵兵再來果赴東南大抵京西北城高門皆甕城水門亦甚完固可以守禦東南城低水門未暇修完最爲受敵緊處又云大理少卿聶守獻言請決蔡河汴河水合灌摩駝岡案他書均不載輔免簽書傳誤

金人圍汴都要親王大臣出盟輔與尙書左丞馮澂出使粘罕軍

墓誌何桌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桌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營七日而歸十朝綱要十一年

乙巳遣尙書左丞馮澥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宗室士誥使金軍壬子復遣澥輔及士誥使金軍既至金人即送澥等歸不交一談必欲親王及何桌至 北盟會編閏十一月十九日庚戌知樞密院事曹輔尙書左丞馮澥宗室節度使士誥使於金國軍前案士誥綱要作士誥未知孰是 墓誌又曰桌方信妖人郭京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持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京城已失守 北盟會編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亥殿前指揮使王宗濬薦拱聖副都頭郭京郭京言可以擲豆爲兵且能隱形今用六甲正兵得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可以破敵臨敵正兵不動神兵爲用所向無前殿帥王宗濬驕慢無識聞而異之薦京可以成大功是時唐恪爲宰相見京面折之曰老兵兒戲果能了否京不能答羣臣議論不一數日恪罷用何桌爲宰相與孫傳諸大臣亦幸其術之可用乃以錢絹數萬令京自招兵於市旬日之間數足皆游手不逞之徒京自副都頭授武畧大夫兗州刺史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門敗績先是郭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屯於天靖寺時何桌募奇兵五千併屬於京有士人上書孫傳其畧以謂自古未嘗有以此成功者今朝廷或聽之宜少付